

有种后宫 叫德妃

阿琐
/ 著

{ 肆 }

红颜弹指老
天下若微尘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有种后宫 叫德妃

阿
琐
著

{肆}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种后宫叫德妃. 4 / 阿琐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
出版公司, 2015.8

ISBN 978-7-5502-5870-9

I. ①有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82869号

有种后宫叫德妃. 4

作 者: 阿 琐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牛炜征

封面设计: 粉粉猫

版式设计: 刘珍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338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20

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5870-9

定价: 32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录

有
种
后
宫
叫
德
妃



第一章	咸福宫用药	001
第二章	整治平贵人	027
第三章	岚琪失爱子	049
第四章	一命抵一命	075
第五章	永和宫宫女	101
第六章	容若的遗言	129
第七章	皇贵妃之威	143

目录

有
种
后
官
叫
德
妃



第八章 未来儿媳妇

155

第九章 德妃嫁亲妹

181

第十章 帝妃解心结

207

第十一章 憋屈的长子

223

第十二章 心系儿孙福

235

第十三章 抱养小阿哥

265

第十四章 贵妃施毒手

293



第一章

咸福宫用药

康熙二十三年，腊八这日，岚琪在慈宁宫支应着，应付了送往迎来的人，下午才在太皇太后身边歇口气。老人家悠闲自在地教胤祚下棋，这孩子天天活蹦乱跳，屁股上长针似的坐不住，倒是下棋迷住了他，像模像样地跟着太祖母安静了一整天。

傍晚皇帝过来，祖孙三人还是圣驾回京以来第一次聚在一起。玄烨终于有机会把岚琪一路上的大小乌龙事告诉祖母听，太皇太后和苏麻喇嬷嬷听了都笑得合不拢嘴。岚琪又羞又急，可见老人家高兴，也乐得哄她们笑笑。

当然玄烨也不只记得岚琪闹笑话的事，还说她在外头如何端庄大气，如何让那些酸溜溜自以为是的江南读书人佩服不已。太皇太后高兴，自然好好夸奖了岚琪一番。

待他们离了慈宁宫，太皇太后私下问起皇帝这几日在何处安歇，苏麻喇嬷嬷说皇帝去过咸福宫一趟，且好好的没发生什么不高兴的事，宫人都说温贵妃真的变了个模样。可太皇太后却叮嘱苏麻喇嬷嬷：“还是要留心些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”

夜渐深，咸福宫的灯火已熄灭了不少。觉禅贵人的配殿早早就暗了，她似乎还没缓过旅途疲惫，这几天都很少出门。温贵妃无暇顾及她，每天都打起十二分精神随时准备皇帝来，但今天忙碌一天空等一晚，圣驾还是去了永和宫。

冬云本以为主子又该失落绝望，可温贵妃却云淡风轻地吩咐：“关上宫门，该歇的去歇着。”

之后洗漱更衣，冬云收拾好要熄灭烛火时，却见主子穿着寝衣爬到炕上，打开了带锁的匣子，层层叠叠拆开一个纸包，纸包里头又散着许多更小的纸包。冬云掌着蜡烛过来，瞧见温贵妃揭开一个小纸包，摊开是细腻的似珍珠粉般的東西。

“娘娘，这是什么？”

冬云问着，温贵妃却不回答，张嘴舔了一些吃下去，皱着眉头似乎有些不舒服。渐渐地，冬云便见她脸越来越红，双眼迷蒙，柔情四溢，身子也柔软得有些坐不住了。

“娘娘，您？”冬云吓得大声喊她，温贵妃一个激灵回过神，忙收拾好那些东西，扑到窗棂上推开窗户。寒冷的风夹着雪粒子灌进来，终于让她发热的身体冷静了一些。

“主子？”

“别问了。”温贵妃吹着冷风，黑暗中看不见她脸上什么神情，只听见说，“吃不死人的。”

寒风吹冷了身子，也吹冷了心，温贵妃的神思越发清醒，终于合上窗户，将冻得已经哆嗦的身体蜷缩起来。冬云赶紧送来手炉端来热茶，都被她伸手推开，只是再打开那匣子，看着那些纸包直愣愣地发呆。

冬云捧着手炉犹豫半天，终于问：“主子，这是什么药？您的身体才好些，吃坏了可怎么好。要不让太医来瞧瞧，看看是不是能吃的东西。”

“混账。”温贵妃冷然呵斥她，昏暗摇曳的烛光下，那双眼睛寒森森的很吓人，“太医来了，我可就没命了，你想我死吗？”

“奴婢不敢，可是……”

温贵妃痴痴地笑道：“你放心，不会害了我的身子，不是给我吃的，多半是要给他吃的。他吃了这个就会喜欢常常来咸福宫。可若是真有用，两个都吃我也愿意。”

冬云大骇，她日夜跟着贵妃，却不知咸福宫里还有这东西。晓得那个“他”是指皇帝，这才是真真要命的事，于是她苦苦劝道：“主子要三思啊，一旦被发现可怎么得了？”

“发现什么？皇上会到处去跟人说他贪恋我的卧榻？”温贵妃很不屑，脸上的笑容几乎狰狞扭曲，纤纤手指摩挲着那些纸包，慢慢说道，“他那样喜欢德妃，对宜妃啊皇贵妃啊也都很好，我猜想她们到底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？可你看宜妃又怀着孩子，至少这床第间的温存是有的。既然床下的我没法儿让他喜欢，那么但凡他来，床上的那个我，要好好讨他欢心才是。”

冬云越听越不安，又听她说这药是今年腊八家里来人探望时带进来的，说是一般催情的药物，服用后男女皆会动情求爱。照他们的话说不会伤人身体，家中女眷私底下也用这东西。府中妻妾成群，女人们为了拢住丈夫的心，都用

尽浑身解数，要弄这些东西，并不难。

“可您要怎么把这些东西弄给皇上吃？娘娘，万一被皇上发现……”

“我们现在就来好好研究一下，怎么做才万无一失。”温贵妃很兴奋，丝毫不在乎这可能带来的恶果。对她来说仿佛一切都无所谓了，只要皇帝能常常来看她，哪怕只是贪恋她床上的温柔，她也满足了。而她也一直明白，床上的自己始终不大能放得开，可男人哪有不喜欢女人在床上热情的？

这一晚，贵妃折腾着试了很多种方法，怎么才能让皇帝顺利服食这些珍珠粉似的东西。而她的折腾也算没有白费，两日后皇帝驾临咸福宫。原本那天只是想坐坐就走并不留宿，可突然决定住下了，之后隔两日又来咸福宫，再之后往来频繁胜过从前任何日子。整个腊月里，咸福宫的温贵妃，俨然成了宠妃一般。

宫里的人都想，皇贵妃、德妃一并佟嫔和几位之前讨皇帝喜欢的常在、贵人们，都经历了两个月的旅途疲惫，皇帝或许只是想让她们都好好歇歇。而温贵妃这两个月里脱胎换骨光彩照人，身份又尊贵，皇帝常常去咸福宫，也不是不寻常的事。

即便连连有记档之事，皇帝正当盛年，床第之事频繁也不为过。于是，在所有都看似正常的情况下，温贵妃的连连得宠，并没有在宫里掀起什么风浪。这让她更加胆大更加贪恋玄烨的宠爱，腊八那日才送来的东西，很快就用完了。

腊月眨眼而过，除夕元旦后，宫里很长一段日子都在节日的喜庆中。皇帝自南巡归来，对江南园林念念不忘，便与诸大臣商议，在前明京都第一名园清华园残存的水脉山石之上，仿江南山水营建畅春园，将来作为皇帝避暑听政的郊外离宫。

这日做下决定后，玄烨便兴冲冲地来告诉皇祖母，告诉她畅春园如何格局，建后更要侍奉祖母去那里居住，让祖母不出京城也能欣赏江南风光。太皇太后知道如今四海升平，国力强盛，修建园林虽然耗资巨大，但总及不上战争军费的消耗。见他如此欢喜，也不提出什么反对的建议，只笑叹自己这把老骨头，还不知能不能等到园林落成的日子。

玄烨只管哄祖母高兴，又有胤祚在跟前活蹦乱跳，小家伙更缠着父亲问：“皇阿玛，等那个园子建好了，儿臣是不是也能上书房了？”

玄烨笑道：“你这样淘气，书房是最枯燥的地方，你愿意去？”

胤祚认真地点点头：“四哥喜欢去书房，四哥喜欢去哪儿我就喜欢去哪儿。而且四哥说，儿臣好好念书听话，额娘也会很高兴，就不会天天骂我了。”

岚琪在旁嗔怪：“你又告什么状，昨天谁又闯祸，差点儿把环春的衣裳烧起来？没打你已经便宜了，就说你几句，还敢告状？”

玄烨听说差点要烧了环春的衣裳，问了缘故，少不得也冷着脸训斥儿子，小家伙便扭头往太祖母怀里钻，寻求庇护。

太皇太后虽心疼，也不免对两人说：“我偶尔担心他被宠坏了，可一到跟前还是喜欢得很，容不得你们说半句重话，这样总不大好。既然他喜欢上书房，不如早些去也好，他这样聪明，要学好也很容易。”

玄烨一时兴起，便说领儿子同去书房瞧瞧，正好正月里重新开学，他还没去过问过几个孩子的学业。起身来要从皇祖母怀里抱走胤祚，不知是不是起身猛了，玄烨眼前一阵发黑，身子一软就要跌倒下去，幸好身体底子强，平日又勤加锻炼，他还是稳稳地站住了。

但太皇太后、岚琪和苏麻喇嬷嬷都清清楚楚看在眼里，玄烨摆手说没什么，在她们眼里可是了不得的事情。由不得皇帝拒绝，赶紧把他安顿在寝殿，立刻传召太医来。

玄烨也不逞强，静卧休息，岚琪寸步不离地在他身边，紧张得眉头紧蹙。玄烨淡淡笑着哄她：“朕大概是累了，没事的。”

岚琪心疼得不行，忍不住嗔怪：“总是不听劝。”

玄烨还有心思欺负她：“你捞得机会念叨朕了是不是？一会儿皇祖母也要责怪朕，你又能在边上偷乐。”

“哪个愿意偷这乐子。”岚琪给他掖了被子，“皇上赶紧睡会儿，睡着了太皇太后也舍不得把您叫醒来骂了。”

却见苏麻喇嬷嬷进来，脸色有些尴尬，请德妃娘娘出去一趟。瞧见她这神情，岚琪心里慌得什么似的，生怕玄烨得了重病。可等到了外头，却被太皇太后劈头盖脸骂了几句，问她为何不知检点，勾引皇帝夜夜春宵。

太皇太后是急了，总是拣最亲近的人发脾气。等内务府送来这一两月的记档，岚琪侍寝的夜晚一只手都数不满，最勤最多的，是咸福宫温贵妃。

“主子方才是急了，那些话也不是冲着娘娘来的，您可别往心里去。”苏麻喇嬷嬷替太皇太后向岚琪道歉。

可她并不委屈，只是被吓着了，这会儿更知道太皇太后是最心急的人。她伏在太皇太后膝头说：“臣妾委屈什么，您不要着急动气才好，要不然皇上更

难过了。”

太医还未离去，又被叫到跟前，太皇太后细细盘问下，总觉得那太医眼神闪烁，还隐瞒了什么。再三讯问，太医终于撑不住，说怀疑皇上用药，但没有切实的证据，他们不敢断定，除非问皇帝本人。

太皇太后一手把玄烨拉扯大，对孙子还有什么不好意思问的，立刻亲自进来质问玄烨。玄烨很茫然，太皇太后知道他不敢欺瞒自己，唯有先下令此事不得让外人知道，近些日子皇帝更要禁房事。至于是否用药，也绝不放过，要暗中追查下去。

咸福宫里，钮祜禄家的女眷正在这日入宫探望贵妃。好些日子不见贵妃与娘家往来亲密，而这次急着又把入喊进来，自然是因为她留住皇帝的法宝用完了。断了那么些天，贵妃心中很不踏实。腊月里的温情缠绵教她无法忘怀，总觉得若能再多些日子让皇帝贪恋她的身体，往后就会真正喜欢上她这个人。

可家里的人才离宫不久，温贵妃正小心翼翼收藏起那些东西时，外头突然传话说太后的轿子到咸福宫门前了。温贵妃觉得很奇怪，自己这儿没好事没坏事，太后跑来做什？等她赶紧收拾好东西，将太后迎进门，只见太后满面怒色冷冰冰的，不知为了什么不高兴。

太后二话不说，先屏退了闲杂人等，便冷声问贵妃是否做了不该做的事。等温贵妃听得是皇帝房事过度被怀疑用药所致时，直吓得脸色苍白。可她终究有胆子做没胆子认，矢口否认她这里有猫腻。

原以为能躲过一劫，可太后是奉太皇太后旨意来的，来就没准备对她客气，一声：“既然你说自己是清白的，就不怕我搜一搜了。你也别觉得委屈，我可是一路搜过来的。”

“太后……”

温贵妃还想辩解，太后根本不听，喝令来人搜查整个咸福宫，连配殿的觉禅氏也不要放过，宫门紧紧关上不让往外走漏任何消息，觉禅氏莫名其妙地被喊来。等看到太监送来带锁的匣子放在太后面前，太后勒令贵妃打开时，温贵妃竟是激烈地拒绝，甚至反问太后：“臣妾总要有些私密的东西，太后娘娘何必这样为难人？”

她不说尚好，一说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。太后也不顾她的脸面，当场让人砸开匣子。等那一个个小纸包进入一众人的视线，只见身边的温贵妃身子一软，重重地跌倒下去了。

太后怒极：“她怎么了？”

觉禅氏赶紧来搀扶，却见贵妃已经不省人事。

小半个时辰后，太后回到慈宁宫复命，很是尴尬地告诉太皇太后：“皇额娘，温贵妃她有身孕了。”

谁也没想到，温贵妃这样偷偷摸摸折腾了一个多月，竟能有幸怀上身孕。玄烨听说后只是一脸沉郁，闷声不响。太皇太后叹了口气，便吩咐岚琪：“带胤祚去玩儿吧。”

岚琪默默答应，转身往外头走，将出门时听见太皇太后说：“皇帝宠幸自己的妃嫔，是再寻常不过的事，有了身孕更是老天赐福。只是温贵妃那些勾当要不得，传了出去，皇家颜面何在？”

她没再敢听下去，出门来找胤祚，答应带他去找四哥。胤祚却问母亲：“皇阿玛好了吗？是不是也要吃很苦的药？”

岚琪蹲下来擦擦他额头的汗，小声说：“皇阿玛只是累了。”

六阿哥和额娘大手牵小手慢慢走出慈宁宫，他娇滴滴地说：“额娘，胤祚也好想上书房。额娘，我会好好念书，和四哥一样厉害。”

儿子稚气的声音说着充满志气的话，让岚琪心境平和了许多。刚刚过去的时间里，她都无法想象自己如何憎恨起了温贵妃，她这算是哪门子的爱情？她知不知道会害了玄烨的身体，更丢了她自己的性命？

若非有身孕，太皇太后一定不会放过她。可太皇太后说得也不错，皇帝宠幸妃嫔，是再寻常不过的事，玄烨从来就不只有她乌鸦岚琪一个人。她早早就对玄烨说过，不晓得彼此的感情能延续多久。曾经惠妃、荣妃当着自己的面，也说若干年后如何如何。也许她们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，将来会怎样，谁知道呢？

“胤祚，额娘抱抱你。”无助消极的时候，孩子是心中最大的依靠，岚琪想起她的小女儿，对胤祚说，“皇祖母在太祖母这儿说事呢，额娘带你去看小妹妹好吗？”

胤祚却嘟囔：“我不喜欢小妹妹。”

做母亲的很为难，笑着问：“怎么不喜欢妹妹了？”

“因为四哥喜欢妹妹多，四哥现在可喜欢妹妹了。”胤祚伏在额娘肩头撒娇，“额娘是不是也更喜欢妹妹了？”

岚琪无奈地笑着，手臂也越来越酸，笑着说儿子越来越结实了，之后走了几步终究放下他。而他们这样一折腾，半天也没走多远，却瞧见后头慈宁宫有人进出。跑来的人匆匆行礼后又不知跑去何处，而皇帝的暖轿也准备起来，不

多久就看到玄烨从门里出来。

玄烨以为岚琪已经走了，这会儿瞧见他们母子不远不近地在这里，一时愣住，两边似乎都有些局促。岚琪定了定神，拉着儿子站到一旁，想等御驾先行。可玄烨见她如此，索性径直走过来。胤祚不懂事，欢喜地问皇阿玛是不是领他去书房，玄烨却无视儿子，直直地问岚琪：“你生气了？”

随行的环春赶紧过来把六阿哥抱开，小家伙问环春做什么，环春笑着哄他：“阿玛和额娘说悄悄话呢，咱们不能听，环春带六阿哥去等四阿哥下学可好？”

这边德妃随皇帝去了乾清宫。咸福宫里方才匆匆从德妃面前跑过的人，则带来太皇太后的懿旨，说温贵妃娘娘怀了皇嗣，万分金贵，这些日子不要出门多走动，在家安胎。又说钦天监测算贵妃娘娘怀孕的日子有些犯冲，其他宫里的娘娘们也不知什么生辰八字会不会相克，所以这几个月里，也不必来走动，要觉禅贵人好生照顾着。

得知德妃娘娘跟了皇帝去乾清宫，太皇太后又以皇帝伤风为由让皇帝静养，并命德妃侍疾，这样的安排显然刺激了温贵妃。

“你看你看，把我撂倒了，乌雅氏立刻就凑上去了。”温贵妃不反省自身的错，反而一股脑将怨恨发泄在岚琪的身上，甚至恨恨地说，“皇上的身体何至于那么不济，一定是她嫉妒我得了皇上喜欢，才挑唆的。”

觉禅氏是最聪明的人，不再开口说什么安抚规劝的话。她同样明白温贵妃不傻，过几天她自己就能想明白到底错在哪里。也许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是错的，但为了想要得到的一切，不惜闭着眼睛咬牙走上这条路，哪怕是不归路。

乾清宫里，皇贵妃得知皇帝抱恙，风风火火地就冲过来，可却被挡驾拦在外头。岚琪出来迎接，一见面就被骂。皇贵妃忧心玄烨的身体，责怪岚琪连这种事都要大包大揽，毫不客气地说她：“你就不会反过来劝劝太皇太后，劝劝皇上，你就不怕这样子遭人恨？皇上不是你一个人的，平时多偏心你也就罢了，连生病也要霸占着吗？”

岚琪默默听着，皇贵妃的脾气就这样，急的时候一阵上来，之后就好了。眼下比着温贵妃那般恶劣的行径，岚琪瞧谁都觉得顺眼，反正怎么都比温贵妃强。皇贵妃又直来直去，更是不用花费心思去对付，被她骂几句抱怨几句，很快就过去了。

等岚琪再回到玄烨跟前，正熬好了药要请皇帝服用。试药的太监一遍遍查验过，岚琪才端到皇帝面前。玄烨瞧她神情淡漠冷静，想到刚才听见几句皇贵

妃训斥人的话，她伸手递过药碗来，他不接碗，却握住了她的手腕，轻声道：

“是朕不好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”

面前的大男人，像做错事的孩子，做出一副无辜可怜的模样。可岚琪心疼不起来，越看他就越让人生气。

“皇上趁热吃药吧。”岚琪定了定神回答他。今天这事儿起了，她先被太皇太后没头没脑骂一顿，接着又被皇贵妃抢白，回头宫里还不知道怎么传她，她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，怎么全算在她头上？温贵妃若晓得是她在乾清宫侍疾，指不定又觉得是自己挑唆了太皇太后去查咸福宫，从此结怨结仇，合该她里外不是人？

岚琪心里想了这么多，脸上却波澜不惊，一点儿表情也没有。玄烨看得心里急，男人到了几岁都改不掉小孩子脾气，对着外人不会有，对着可以让自己信任依靠和喜欢的人，一辈子都长不大。这会儿岚琪这样子，他就先发脾气了，推开药碗说：“朕不吃药，还吃什么药？”

本想岚琪会劝劝他，好歹多说几句话，谁晓得岚琪竟只应了声是，便把药端下去，吩咐外头小太监来取，说皇上现在不想吃，让他们随时准备着。

“回来，朕几时说不吃了？”玄烨气哼哼的。岚琪便又将药碗递过来，玄烨刚要伸手，岚琪问：“皇上，这回想好了，真的要吃吗？”

玄烨一怔，没好气地瞪了瞪她，伸手拿药一口气灌下去，苦得眉头紧皱。若是平日，岚琪早就拿水来让他漱口，又拿糖递蜜饯的，今天她却只顾着把碗送出去，在那儿磨洋工，细细地嘱咐小太监盯着吃药的时辰，别耽误皇上养病。

等她再折回来，玄烨嘴里的苦味都淡了，可屋子里的火药味却浓了，不晓得两人会为了哪句话吵起来。别人玄烨不会想，但眼前这位虽不会有胆子跟皇帝真翻脸，说几句戳人心窝子的话却令人难以招架，一定能说得人哑口无言。可这次是他理亏，还是那么窘迫的事，根本在岚琪面前硬气不起来。

“这是什么药，这么苦？”玄烨随口嘀咕一句，眼神往岚琪身上瞟。人家淡定地立在一旁不言语，见皇帝看向自己，才问：“皇上问臣妾吗？”

见她搭话，玄烨有些高兴，忙接着说：“这药苦得很厉害，你让太医院的人弄几味顺口的加进去吧。”

岚琪从容地说：“良药苦口，太医说了，此番用药大苦清心，要压住身体里旺盛的虚火，不苦不成，皇上忍着点吧。”又紧跟上一句，“太皇太后下令皇上一个月内禁房事，臣妾不能像从前那样留宿在乾清宫侍疾，天黑后就要回

永和宫。”

“放肆！”被这样暗着挖苦，玄烨怒了，可抬眸就见眼前人应声跪了下去。他又心疼得不行，亲自从床上起来，赤着脚就过来拉她。手才凑到人家面前，一滴眼泪就落在了他的手背上，叫玄烨心头一凉。

岚琪仓促地抹掉不知怎么跑出来的眼泪，赶紧说：“天冷得很，皇上快回床上去。”

玄烨见她泪眼凄楚，又绷着严肃认真的神情，又心疼又无奈，竟说道：“不要再生气了，是朕错了，你别生气了。”

岚琪却紧张起来，这回真的生气地说：“皇上又胡闹，您岂能对臣妾说什么错了的话，这几句话要将臣妾置于何地？”

玄烨却是一笑，堂堂大男人竟耍赖似的笑着说：“你不理朕，朕急了，跟自家娘子认个错，怕什么？”

岚琪哪儿顾得上与他开在江南时相公娘子的玩笑，自己先站起来，奋力把他推到床上去。玄烨赤脚站在地砖上，双脚都冰冷了。岚琪一面拿汤婆子给他好好焐着脚，一面就把肚子里的怨气都发泄出来，如同百姓家小两口丈夫做错事乖乖被妻子训话一般，玄烨听她这样絮絮叨叨了，才安下心来。

“皇上还笑？”果然，岚琪抬头见玄烨乐滋滋地看着自己，更加火大，“臣妾被太皇太后骂不知检点，又被皇贵妃骂霸占着您，臣妾可笑不出来。”

玄烨招招手要她靠过去，岚琪说过一个月再讲。他现在虚火旺盛，很容易被撩拨，太医说了一定要静养，她可不想犯错。两人便只能这样对坐着说话，更不避讳地说起了温贵妃那边的事。玄烨却叹道：“朕早该自己发现，却一头沉迷进去了，果然人都有贪念，朕亦如此。皇祖母虽然盛怒，朕却不怎么怪她。”

岚琪随口说：“可不是吗，贵妃娘娘都怀上皇嗣了，还怎么怪人家？”

玄烨不悦：“你还在生气？”

岚琪却正经地回答：“臣妾不是生皇上的气，皇上从前连着几天在永和宫里，臣妾也从不知道要收敛，男女之事再正常不过了。臣妾是气贵妃娘娘走歪门邪道，不把皇上的身体当一回事。皇上如今还说什么不怪她的话，您让臣妾怎么想？”

“朕说不怪她是因为她太可悲。”皇帝眼中的笑意锐利而深沉，冷幽幽一句话从口中飘出来，“这样子，朕再也不用惦记是否该眷顾她。她自己断了后路，钮祜禄家的人也不敢再闹了。难道她给朕下药，朕往后还要笑着去安抚她？”

倒是岚琪怔住了，皇帝这几句话，不啻将温贵妃打入冷宫，更听他说：“往后就以礼相待，她若再不知轻重，自寻死路，朕也拦不住。”

还以为皇帝真的不怪温贵妃，可这些话说得，却是抓着人家最在乎的地方下刀子，从此以后，贵妃所想的一切再也得不到，她被她的男人抛弃了。

岚琪说不上是唇亡齿寒，可心里真不怎么舒服。原以为温贵妃若受到惩罚她会高兴，结果恰恰相反。不晓得触动了心里哪根弦，让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释怀。

好在和玄烨不再有矛盾，悉心照顾几日后，玄烨体内的药物残存渐渐都排干净，旺盛的虚火也变得和缓。因是说伤风，不过歇朝两三日，虽然还在静养，一应政务重新开始打理。再有户部已呈送二月选秀的名单，此次不比往年大选，人数并不多，而早就说好由太皇太后和太后挑选。玄烨转手就送去了慈宁宫，并不过问此事。

毕竟是有新人入宫，女人们多少会在意，如佟嫔几位进宫不过是眨眼的事，这都要成旧人了。一时宫内对即将到来的新人传言纷纷，被念叨最多的，就是赫舍里皇后的亲妹妹。

这日惠妃去咸福宫送贺喜贵妃有孕的贺礼，果不其然，与别人一样吃了闭门羹。她也不在乎，不过是做个样子，交代了冬云后就往翊坤宫来瞧瞧宜妃。宜妃是五月就要生的人，肚子已经大起来，咸福宫的礼她还没准备，她对惠妃说：“不是讲不要去打扰吗，我就没想送东西，反正贵妃也不稀罕的。”

“总是个礼节，我也不过是应付而已。”惠妃坐下喝茶，宜妃凑过来问她，“姐姐听说了吗，温贵妃是犯了什么事儿，才被太皇太后关起来的。可你说她能做什么，让慈宁宫生那么大的气？我瞧这些日子德妃在乾清宫侍疾，是不是她嫉妒皇上连月都在咸福宫，就跑去挑唆了？”

惠妃心想德妃不是这样的人，而她多少知道些缘故，但毕竟是宫闱禁忌，不说也罢。敷衍了几句，便岔开话题，说即将入宫的新人。她在明珠那里得知了些消息，说了让宜妃很是惊讶的话，弄得宜妃连连问她：“怎么可能，上头是不是搞错了？”

宜妃的激动并非大惊小怪，等那一日圣旨下，等小赫舍里氏入了宫，宫内上下无人不惊讶。谁也没想到，赫舍里皇后的亲妹妹再入宫，皇帝只给了一个贵人的位分。倒是看似眷顾地给了个“平”字为封号，可所有人都以为会风光入宫的人，如今只是个平贵人，实在叫人匪夷所思。

太后安排平贵人随佟嫔住在储秀宫的东配殿，说她们都年轻，好相处，又

都是贵族人家的小姐，出身背景相同，说得上话。而佟嫔和平贵人从前的确见过几次面，但如今再相见，身份地位却有了差别。两人位分之间虽只是一步之遥，可一个是主位有定数，一个不过是随人而居的贵人，皇帝想要多少都成，即便有个封号，也不过如此。

新人入宫后，要至慈宁宫、宁寿宫和承乾宫行礼请安。太皇太后道乏免了，皇贵妃也不愿人多聚在她的承乾宫，跟太后在宁寿宫与诸妃一同见了新人，说的不过是刻板的体面话。待一众人散去，皇贵妃都没正眼瞧过平贵人，压根儿没把赫舍里皇后亲妹妹这个身份当一回事。

妃嫔之中倒是不少议论，年轻的都没见过赫舍里皇后。岚琪从前跟着布贵人远远见过一两次，只记得赫舍里皇后雍容华贵，具体什么模样，如今都是看画像上的样子记着，不能作数。

只有荣妃、惠妃和端嫔她们见得最多，众人相问时，都说：“皇后若是美人，妹妹算得上绝色美人了。这些年瞧着觉禅贵人美艳无双，没想到平贵人人年纪那么小，眉眼都已经长开了，倒是能和她比一比了。”

平贵人的确美艳，年纪虽小，身量、面容都长得极好。相形之下，佟嫔反而像个新人似的，性子上也差了许多。即便是在储秀宫里说话，佟嫔客客气气的，可平贵人总仿佛浑然天成的傲气和贵气，才到储秀宫住下，东配殿就被她收拾得焕然一新。佟嫔就看她立在院子里，指着那些太监宫女说：“手脚麻利一些，轻一些，你们怎么做事的？”

朝廷之上，对于皇帝此次选入赫舍里家的女孩子，却只给了贵人之位也颇多议论，索额图的政敌们都当笑话看。这日散了朝，几位大臣还故意去恭喜他的侄女成了平贵人，索额图表面上客客气气，心里头则是一肚子的火气。

几日后，因容若继室有了身孕，明珠夫人进宫向惠妃报喜，恰遇见索额图也请旨入宫见平贵人。按说贵人身份低微，不能像惠妃她们这样可以时常与家人相见，但毕竟平贵人出身不同，索额图的地位不同，宫里宫外的人，都卖一份情面。

储秀宫里，索额图来时，佟嫔正不在家，平贵人迎了叔父。走在正殿门前时，她很不服气地一叹：“纵然叔父您百般安慰我，我心里还是难受极了。怎么同样是做妹妹的，一个是贵妃，一个不济也在嫔位，就我只是个贵人？宫里那些出身低贱的还以为能和我平起平坐，前天那位安贵人，还对我颐指气使的呢。”

索额图只轻声道：“还请贵人谨言慎行。”